

富國而利臣吾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

韓非子卷之六

五

之情害國無親若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名則即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專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高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之五

朋友之接也親疎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

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

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

恩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恩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

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

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威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

其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

朋友之接也親疎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

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

恩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恩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

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

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威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

其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

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實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實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感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母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娶衆人之心華馬治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

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生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經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所謂言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情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裳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寵羞食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財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

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上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也其曰故以久矣

所謂言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情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裳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寵羞食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財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

敗者生於不知道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聽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眚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眚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嗇服故曰夫謂嗇是以嗇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今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嗇服者也故曰嗇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無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蔓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著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

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痔瘻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不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

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而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威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感而俱歸

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深著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能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晉靡有免死罪時法令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病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病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

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

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

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憚憚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憚於欲利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發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

日六

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

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効戰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誠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

七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

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鬭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瘡痏之爪角害之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

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

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

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

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

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

備而必無害第六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

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予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

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

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

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

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

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

備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

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

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

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

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

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

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

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

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

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

規矩議言之士許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

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

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

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

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

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

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

悌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

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

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

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

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

也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

業絕水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節巧詐飾巧

詐則知米文知米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

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

劖刺之故曰帶利劖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

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

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

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

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

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

利劖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禡

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休於淫物而後變亂

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趣

舍之義平安知禡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

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至聖人不然一  
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  
謂不校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  
神不爲動之謂不悅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  
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

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  
已甲寅生蠻亂鷙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  
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  
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  
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

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善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

爲洩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竒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惜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賚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托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

越王入臣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微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圓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

白圭之行隄也。塞其尤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大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聞。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

○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

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

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成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脅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

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官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憐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平。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嘗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墨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減穫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減穫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寂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關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率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額血流至

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

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

周有王叔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以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

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譽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日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

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日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曜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王叔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以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王叔紂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責其師不愛其貨雖知大迷是謂要妙韓非子卷之六